

圖書館在美國高等教育中之角色

Dr. Logan Wilson 著
曹弘譯

(威版遜博士係美國教育會主席。本文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二日在日本東京所舉行的首次美國高等教育圖書資料科學會議所發表。顯示出美國教育會目前對圖書館之關切。)

譯者註

本人既非圖書館員，亦非資料科學專家，就這次專業人員重要會議有關技術上內容來說，本人僅以非專業人員資格，參加這次會議。說真的，當我年輕的時代，曾經在一所大學圖書館書庫裏做過一個夏季的檢書工作，亦會有一些小作品投稿於圖書館季刊(Library Quarterly)。這一點點經歷幾難以證明為有正當理由遠從大約八千里外的華盛頓來到此地——令人喜悅的日本國，告訴領導圖書館的館員們一些他們已經知道的關於圖書館的事情！

不過，關於圖書館與高等教育間的關係，本人能從不同的學生、教師、以及十幾個以上的大學行政主管經歷背景加以說明。本人已擔任美國教育會工作八年，這是一個超過一千五百所大學以及其他教育機構的協會。這幾年回顧國家性教育工作，更進一步使我感激圖書館在資料保存、流傳及教育進步方面擔任了主要的角色。

當我們考慮到圖書館與教育機構間的關係時，簡略地來追溯一下在改變中的圖書館及館員的功能，也許更為有效在美國，早期圖書館收藏很

有限的圖書，為更有限的讀者(圈子)服務。也許無可否認的，早期的圖書館主要被認為僅是一位監守者或守望者。他首要的職責為保存那些稀少而貴重的物品，使它不致受到損害。很顯然地圖書館員主要的任務不是要把圖書及期刊儘可能讓很多人閱讀，而是保存它不讓其落入不正當的人手裏。

早期的圖書館員年鑑(The Old Librarians Almanack)可以找到美國圖書館員早期角色的一則有趣的說明。據稱於一七七三年為皮恩(Jared Paine)所寫，其中一些誠條如下：

把你的書保存在堅固的柵欄後面，除你自己外，讓任何人進來把書從書架上拿起閱覽，乃不智之舉……。

除館員本人外，不要讓別人進入圖書館；把書保存在安全處，總比損失一本書或把書放錯位置要好些。好好地保護你的書——才是你經常的首要職責……。

詳問每一個要進圖書館的申請者，看看他是不是一位聲譽很好的，有學者習氣的，

端莊有禮貌風度的人。任何貶是浪費時間，對書本不認真，或者從書本裏尋求一些表面上樂趣的人，要毫不猶豫地儘快排除。

我們老早一代圖書館員繼續來防止任何二十歲以下的人進入圖書館，並勸告要極度懷疑所有婦女，要完全摒除政治家，星象家，沒有真才實學的教師，狂熱傳教士，及難民。此外，還勸告真正的圖書館員應當拋棄及銷燬祇是輕浮及無嚴肅意義的各種圖書。最後，他讚美圖書館員生活在被保護中，既不貪婪金錢，也不貪婪世俗名譽，而是生活在各種職業中最快樂的領域——追求智慧。

由於教育的擴展與知識的成長，圖書館員從他最初作為少數人小心翼翼地精選出來的知識監守者角色出現，而進入了第二時期的主要角色。在第二階段時期，圖書館員被描寫為事實上任何出版物都蒐集的收藏家。這個時期看出美國公共及大專學校圖書館係從原為捐助性圖書館的基礎開始成長。

全美圖書館之成立，當初皆作為各種資料都保存的混合貯藏所。它的快速成長常常亦是沒有計劃的，而圖書館員大部份亦非專業工作人員，他們是館員收藏家(在某方面仍然是如此)。此

爲當時全盛時期，他們平時很少注意到真正的需要。甚至大學圖書館，大量圖書之採集與收藏，亦很少爲讀者的需要或便利着想。圖書數量不斷地增多，分類編目亦愈趨複雜，費用亦更昂貴，而貪婪的館員收藏家也高興得像守財奴，面對着大量的財寶似的。

美國的圖書館員都很了解如果這個趨勢不能抑止，大學校園林立的圖書館會像中國的墓地景色一樣。幾十年前，有人曾指出照當時耶魯大學圖書館圖書增加率，於二〇四〇年將會超過二億冊，書架將佔六千哩，需要六千位館員專做分類編目工作。

就諸位所知，現在的圖書館員，既非僅是圖書監守人，也非各種印刷品都保存的貪婪收藏家。在大學裏，圖書館員必須與從事教學及研究的各學科專門人員密切合作。如果他的圖書館是現代化的，而且有良好的制度，它必是一個方便與吸引人的地方，學生、學者和研究人員都會樂於來此研究，對圖書也就發生了興趣。其次，圖書館所收藏的，不僅僅是書本、原稿、期刊，也有幻灯片、膠捲、錄音資料、各種微縮資料，以及利用這些資料的設備。由於繼續不斷地強調獨立性學生學習，漸次遞減了課堂講解及教科書記憶學習的趨向，現時的大學圖書館，其重要性不次於作爲知識傳授與進步的教室及實驗室。

當然，所有這些發展導致培養新的圖書館員，以適應在變化中的更複雜性服務要求。此外，爲使圖書資料能有有效的與研究學者及學生交流，圖書館員以及他的同事必須知道很多關於資料處理的技術。他不但要有能力分析與處理他所管理

的知識系統，並且還必須要有能力把這個系統與國家性的，甚至國際性的資料網有效地連結起來。

這次在東京舉行的國際性會議，很具體地表示出擴大圖書館領導者的界限，並提高他們在現社會中之角色的地位，當您們彼此企盼如何以新的更佳的觀念，來處理不斷地增加中之複雜事業時，本人願強調文明世界的高等教育機構亦同樣的在期待您們來促進教學、學習、以及研究的方法。

在這邁進大眾傳播的時代，本人認爲圖書館員及其他教育家共有特別的責任，來推廣人類最大的發明之一的——書本，使其有更大及更好的用途。本人這麼說，並非減小其他傳播工具的重要性，包括最近新學習技巧的精巧機械。但是，他們壯觀的特色似乎使得我們——真正的在使得我們忽略了作爲人類傳播與了解的崇高工具——書籍的許多好處。

由於書籍與學問之光榮悠久關係，我們需要提醒自己此種關係仍然存在著。環繞我們週圍的世界已經變得如此複雜，所累積的知識亦如此廣大而且常很抽象，以致書籍的學問及從事於保存學問的工作者是社會生存的主要因素。什麼其他工具能擴大過去與現在思想家的界線，對我們如此方便的說話？不論製作機械傳播工具進步、便宜、攜帶方便，本人仍認爲沒有其他傳播工具平裝書一樣不到一塊錢就可買到，從圖書館借去可不化錢，衣袋裏可攜帶，不須插頭隨處可利用，然後再放回書架上，以備日後常可利用。偉大的聖賢不是常常親自可以接近，但是他們各時代的

智慧，包括我們自己的，每一個看得到的科目，在書本裏爲我們表現出精髓，對於希望爲樂趣而閱讀者，到圖書館來，不會要門票收費，不會像電視節目進行中吹噓化妝品、早餐、食物、香烟的好處。尤其，爲了學習的讀者，能安排他自己的速度；爲了娛樂的讀者，無須把他自己的愛好適合於其他千百萬人的愛好。

許多年前，培根 (Francis Bacon) 表示讀書使人成爲完人。圖書館員及其他教育家到處需要共同努力，本人認爲要儘他們可能之力量，促進運用衆所週知而常被忽略的物體——書籍。對於需要知識或靈感的人，除書籍外，並無更容易的地方去獲得它；對於苦惱者或疲勞者，沒有比書籍更好的安靜劑；對於厭煩者或冒險者，沒有比書籍更方便的方法，逃進到另外的時代與地方去；對於那些要增進其他文化更好的了解，現成不同的翻譯書籍，可提供廉價的方法，密切地把不同的民族與其他民族的觀念及熱望連繫在一起。

特別在大學裏，圖書館構成了教育與學問的基石。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及圖書館館長柏克 (Paul Brock) 曾表示「沒有質的圖書館，不可能有質的教育」，並比喻，「許多大學課程，學生像到海外旅行者一樣，只注意於導遊指南，從不注意他週圍的生活。用教科書教學，其意義只不過提供一本指南，而不是在活的書籍裏所變化及發現的深度經驗。」

柏氏在其著作「圖書館與大學」(Libraries and Universities)，亦表示，在美國，一個優良的圖書館，是吸引優良師資到一所有高等教育機

構的重要因素。雖然許多美國大學圖書館遠在柏克博士所制定的標準之下，但本人確實同意柏氏說法：「圖書館是教育的心臟(The library is the heart of education)」。當目前很多國家的學生，包括日本及美國，都抗議他們所得到的是課堂教育之際，本人很奇怪他們為什麼不化更多的時間到圖書館，自由在地追求他們自己智力上的興趣，而少化些時間輾轉於校園要求教學上的改革。

的確，有些教授的觀點也許很平凡有限，但是，在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裏，對於觀念或見解的界線是無限的。關於這些，校園裏沒有別的地方或離開圖書館，可更自由地關於經歷到各時代及各地區的人類所想到的或說過的全部。

此外，一個良好的圖書館，決不會被控訴不給利用者有獨立行動或思想的。能利用圖書館作為智慧上的泉源的學生，不會是個被動的接受者，從講課與教科書上得到智識及觀念。由於要找出自己問題的答案，學生必須積極地從事於自我教育。因此，教師與圖書館員共同的任務，是激發年輕人的好奇心，並告訴他們如何滿足這好奇心。總之，本人相信學生政治實踐主義者——真想改造世界，最好去「侵略」圖書館，而不是總統辦公室。

本人對於日本實施情形不甚清楚，但在美國很多大專學校真正在努力，以使剛入學的學生能基本熟悉的運用圖書館。新生訓練週常包括參觀圖書館，講授一些關於圖書怎樣分類、上架、借還書規則、什麼地方找不同類的資料等等。在頭一個學期，一課或更多些的課程中，例如，一般

英語課程，還加上一些圖書館知識的知識的講授。幾個月前出版的全國調查顯示出，像這類教育繼續普遍中，雖然如此，但美國的圖書館員們同意此類教育尚需更加强。

美國大專學校對於高年級學生獨立性的研究風氣，已開始計劃，如果有任何需要，只要很少的正式教室上課。學生定期與教授會談——事實上，他教育自己。在人文暨社會科學方面，學生最重要的學問上所需援助，就是圖書館。當然，獨立性的研究不能認為是所有其他學習方法中最優良者，但照一位評論家所說，它有一種對學生「解放」的效果，使其能更自由地來運用他選擇的區別力。對於教授者，可以少專心於知識之傳授，而多致力於好奇心與判斷力之發展」。

為使圖書館在實質上與智力上更能誘導大學本部學生，美國某些大的大學已經為他們另外單獨的設立圖書館。這類圖書館書庫為完全開架式，閱覽室亦常配置舒適的坐椅，甚至對希望吸烟者選配置烟灰碟。例如，哈佛大學圖書館，約有藏書八百萬冊，在其總館附近，另有一個較小圖書館，專為大學部學生利用，該館僅有藏書十五萬冊，全可隨時取閱密西根大學有十二個設於宿舍大廳的圖書室，最大的一個約可供給圖書二千五百冊、專論唱片一千一百張、報章雜誌七十種。當本人主持塔克薩斯大學時，我們曾照哈佛大學的例子，在總圖書館附近也建立了一個主要為大學部學生利用的圖書館。本人可附加說明的，就是學生對於我們注重自由進入閱覽的反應，極為滿意。

當大多數國家的高等教育被相對的問題：學

生人數不斷的增加及高漲的教育成本，所困擾的時候，也許我們由於更好的運用圖書館可解決此問題。在美國，愈來愈多的學校願意給予能夠對於沒有註冊而預定科目的有關考試及格學生學分。並且也日漸普遍經過考試給予學生高一級科目學分——例如，允許學生繼續修比他所完成的科目較高而有連續性的課程。本人也建議大專學校當局應注意成年人的繼續教育，這類成年人也許不能正式分類為學生。他們也需要自我教育過程之援助，並需要利用圖書館之援助，作為其學習中之必需附屬物。

因為諸位都很了解，圖書館藏書的質確實關連着正式教育的質。為區別高等教育的質及找出什麼因素與此有關，美國教育會於幾年前曾對設有博士學位的一百零六所大學的二十九個學科的研究系所，作了一個比較研究。作者卡德(Alan M. Carter)在評論到學術上的質與圖書資料間之關係，表示：

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沒有其他別的非人為因素與研究的質密切地關連。少數圖書資料貧乏的大學，某些學系獲得相當之成就，某些情形是由於其實驗室設備在某一學科上比圖書館更重要，另一情形是因為有些大學位置接近其他大的圖書館，就像美國國會圖書館及紐約公共圖書館。但各方面都很強的學校，無疑地有重要國家性的圖書館在其附近。從我們的研究中，名次最先的二十所學校之中的十七個學校(省略了三個有領導性的理工學院)來說，現有藏書量自一、三百萬到八百萬冊，平均為二、七百萬冊

。就調查中的一〇六所學校中，以名次最後的二十個學校來說，現有藏書量自一二五、〇〇〇冊到一百萬冊，平均為四十六萬五千冊。

名為「研究教育質的評估」(An Assessment of Quality in Graduate Education) 專者指出圖書館之大小並不需要去衡量它適不適合作學問的目的。當研究進行時，於是設計一套指數，作為藏書冊數、增加冊數、期刊及整個圖書館的指標。計算時，選擇一、〇〇數字，以表示被調查的各大學平均圖書或期刊數量。當這個基數應用於四個比較的每一個上面時，發現除期刊指數為柏克力加州大學 (Universities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超過外，哈佛大學指數位數比任何美國大學為高。

其他排列在前面的美國大學圖書館，依個別順序，為耶魯大學、洛山磯加州大學、康乃爾大學、伊利諾大學、史坦福大學、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芝加哥大學。再次九個大學，依字母排列，為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西北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賓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及威斯康辛大學。全部圖書資料指數，第一組學校為二、四四至五、二九；次一組為一、五〇至一、九九。

此次研究表示出幾個大學教授陣容強或特出者，其圖書資料指數也在四以上。圖書資料對於專門性和特殊性的學校，如麻省理工學院及加州理工學院，其重要性似比其他學校較小。不過，即使如此，圖書館之藏書多與學校學術上地位之間仍維持着重要意義的關係。

現在把學術上情形轉移到更廣大一些的考慮——什麼可以稱為「書的力量」！本人要把圖書

館的資料更擴大地與國家的資料連在一起。作為書籍對人類普遍有益影響的堅信者，本人似覺有些上敢承認美國實際上各階層人士把太多的時間花在看報上。關於日本近來讀書風氣，本人注意到也有百分之八十之多的家庭擁有電報機，而每人擁有圖書比率亦不高。這方面我們兩國大多數人民，運用他們閒暇的時間，顯然有些類似。

不過，本人亦發現別的可資鼓勵的地方，即美國與日本同為五個世界領導出版品國家之一。作為對日本熱愛友善的美國人，本人很高興注意到日本從美國進口的書籍比從任何其他國家為多。不幸的是我們美國人，日本人能讀英文的比美國人能讀日文的要多得多，而且雙方圖書交流量亦不相等。雖然，本人可向諸位保證，美國人對於貴國人民及文化的興趣，不斷地在成長中。本人認為交換圖書及觀念、學者及學生，比促進國際間的了解及世界和平的外交更重要。圖書館員亦即外交家，需要與其他人彼此交往，而這樣做，每個人都得到益處。

本人更認為國家的繁榮和強盛與在圖書館可找到的一類知識所依附它的價值之間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這是可以得到證實的。華盛頓迪納基學院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院長於最近的一次報告中，曾評述一位美國學者柏拉斯 (Oswald Price) 的一些發現，他表示：

在「連串的透澈性研究之後，柏氏指出世界各國本身所保存的世界性科學資料的貢獻，以每年由各學科出版之世界性的科學專論部份來衡量，是非常相對的，這不是由於他們的總人口，不是由於他們政府所化的研究與發展自己經費的估計（這類經費變化範圍，可從他們每年預算中低於百分之一到高

於大約像美國所估計的國民總生產百分之三點五。），而是，很顯然地以他們整個國家的財富的衡量。對於世界科學知識之累增正在作重大貢獻的各國當中，這個比例亦是極為一致的。

我們現在處於不斷的競爭，很清楚地任何國家允許它的科學資料枯萎，或甚至減少，超過了相當的時間，則這個事實嚴重危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當然，這些都是人類最偉大的資源之一。

雖然這種引證只是說到科學知識與資料方面，但本人猜想一個比較性的調查圖書館資料及他們的用途，將會產生類似的發現及結論。日本和美國同為繁榮與強盛的國家，然而為維護我們的繁榮與強盛，兩國必須願意保證對於我們的圖書館與教育機構作適當的支援。因此，我們圖書館員及教育家有一種責任，不但要儘能提供最佳的服務，而且也要影響選民，為能繼續擴大及改善服務，我們絕對需要足夠的物質支援與公共了解。

總之，我願說，人類應感激對促進高深學問及文明服務的圖書館及館員的恩惠。雖然美國已經是值得使人尊敬的社教機構，但這次日美兩國領導圖書館的館員們集會，其意義為欲促進他們的功效。本人謹願提醒諸位，增進知識及它的更好運用之努力，不但使國家堅強，而且也促進世界理性法則及相互的了解。圖書館員之角色，並非僅為累增知識的看守者，諸位在提高人類生活質的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人謹向負責組織這次會議的人士致敬，並祝諸位推行圖書館事業成功。